

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
 978-0-521-09589-1 - Three Stories  
 Lu Hsun  
 Excerpt  
[More information](#)

5  
 沒有性命。七斤既然犯了皇法，想起他往常對人談論城中的新聞的時候，就不該含着長煙管顯出那般驕傲模樣；所以對於七斤的犯法，也覺得有些暢快。他們也彷彿想發些議論，卻又覺得沒有什麼議論可發。嗡嗡的一陣亂嚷，蚊子都撞過赤膊身子，闖到烏柏樹下去做市；他們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，關上門去睡覺。七斤嫂咕噥着，也收了傢伙和桌子矮凳回家，關上門睡覺了。

七斤將破碗拏回家裏，坐在門檻上吸烟；但非常憂愁，忘卻了吸嚙，象牙嘴六尺多長，湘妃竹煙管的白銅斗裏的火光，漸漸發黑了。他心裏但覺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，也想想些方法，想些計畫，但總是非常模糊，貫穿不得：「辮子呢？辮子？丈八蛇矛。一代不如一代！皇帝坐龍庭。破的碗須得上城去釘好。誰能抵擋他？書上一條一條寫着。入娘的！」

10  
 第二日清晨，七斤依舊從魯鎮撐航船進城，傍晚回到魯鎮，又拏着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和一個飯碗回村。他在晚飯席上，對九斤老太說，這碗是在城內釘合的，因為缺口大，所以要十六個銅釘，三文一個，一總用了四十八文小錢。

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
 978-0-521-09589-1 - Three Stories  
 Lu Hsun  
 Excerpt  
[More information](#)

的缺口。七斤直跳起來，檢起破碗，合上了檢查一回，也喝道，「入娘的！」一巴掌打倒了六斤。六斤躺着哭，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，連說着「一代不如一代，」一同走了。

八一嫂也發怒，大聲說，「七斤嫂，你「恨棒打人」……」

5 趙七爺本來是笑着旁觀的；但自從八一嫂說了「衙門裏的大老爺沒有告示」這話以後，卻有些生氣了。這時他已經透出桌旁，接着說，「「恨棒打人」算什麼呢。大兵是就要到的。你可知道，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，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，他一支丈八蛇矛，就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誰能抵擋他，」他兩手同時捏起空拳，彷彿握着無形的蛇矛模樣，向八一嫂搶進幾步道，「你能抵擋他麼！」

10 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，忽然見趙七爺滿臉油汗，瞪着眼，準對伊衝過來，便十分害怕，不敢說完話，回身走了。趙七爺也跟着走去，衆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，一面讓開路，幾個剪過辮子重新留起的便趕快躲在人叢後面，怕他看見。趙七爺也不細心察訪，通過人叢，忽然轉入烏柏樹後，說道「你能抵擋他麼！」跨上獨木橋，揚長去了。

村人們呆呆站着，心裏計算，都覺得自己確乎抵不住張翼德，因此也決定七斤便夢

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
 978-0-521-09589-1 - Three Stories  
 Lu Hsun  
 Excerpt  
[More information](#)

場人物，被女人當大衆這樣辱罵，很不雅觀，便只得擡起頭，慢慢地說道：

「你今天說現成話，那時你……」

「你這活死屍的囚徒……」

5 看客中間，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，抱着伊的兩週歲的遺肚子，正在七斤嫂身邊看熱鬧；這時過意不去，連忙解勸說，「七斤嫂，算了罷。人不是神仙，誰知道未來事呢？便是七斤嫂，那時不也說，沒有辮子倒也沒有什麼醜麼？況且衙門裏的大老爺也還沒有告示……」

示……」

10 七斤嫂沒有聽完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；便將筷子轉過向來，指着八一嫂的鼻子，說，「阿呀，這是什麼話呵！八一嫂，我自己看來倒還是一個人，會說出這樣昏誕胡塗話麼？那時我是，整整哭了三天，誰都看見；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……」六斤剛喫完一大碗飯，擎了空碗，伸手去嚷着要添。七斤嫂正沒好氣，使用筷子在伊的雙丫角中間，直扎下去，大喝道，「誰要你來多嘴！你這偷漢的小寡婦！」

撲的一聲，六斤手裏的空碗落在地上了，恰巧又碰着一塊磚角，立刻破成一個很大

「一代不如一代——」九斤老太正在不平，趁這機會，便對趙七爺說，「現在的長毛，只是剪人家的辮子，僧不僧，道不道的。從前的長毛，這樣的麼？我活到七十九歲了，活够了。從前的長毛是——整匹的紅緞子裹頭，拖下去，拖下去，一直拖到腳跟；王爺是黃緞子，拖下去，黃緞子；紅緞子，黃緞子——我活够了，七十九歲了。」

5  
 七斤嫂站起身，自言自語的說，「這怎麼好呢？這樣的一班老小，都靠他養活的人……」

趙七爺搖頭道，「那也沒法。沒有辮子，該當何罪，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的。不管他家裏有些甚麼人。」

10  
 七斤嫂聽到書上寫着，可真是完全絕望了；自己急得沒法，便忽然又恨到七斤。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說，「這死屍自作自受！造反的時候，我本來說，不要撐船了，不要上城了。他偏要死進城去，滾進城去，進城便被人剪去了辮子。從前是絹光烏黑的辮子，現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。這囚徒自作自受，帶累了我們，又怎麼說呢？這活死屍的囚徒……」

村人看見趙七爺到村，都趕緊喫完飯，聚在七斤家飯桌的周圍。七斤自己知道是出

直覺到七斤的危險，心坎裏突突地發起跳來。

趙七爺一路走來，坐着喫飯的人都站起身，拏筷子點着自己的飯碗說，「七爺，請在我們這裏用飯！」七爺也一路點頭，說道「請請，」卻一徑走到七斤家的桌旁。七斤們連忙招呼，七爺也微笑着說「請請，」一面細細的研究他們的飯菜。

5  
 「好香的乾菜，——聽到了風聲了麼？」趙七爺站在七斤的後面，七斤嫂的對面說。  
 「皇帝坐了龍庭了。」七斤說。

七斤嫂看着七爺的臉，竭力陪笑道，「皇帝已經坐了龍庭，幾時皇恩大赦呢？」  
 「皇恩大赦？」大赦是慢慢的總要大赦罷。」七爺說到這裏，聲色忽然嚴厲起來，  
 「但是你家七斤的辮子呢，辮子這倒是要緊的事。你們知道：長毛時候，留髮不留頭，留頭不留髮……」

10  
 七斤和他的女人沒有讀過書，不很懂得這古典的奧妙，但覺得有學問的七爺這麼說，事情自然非常重大，無可挽回，便彷彿受了死刑宣吉似的，耳朵裏嗡的一聲，再也說不出一句話。

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。七斤嫂喫完三碗飯，偶然擡起頭，心坎裏便禁不住突突地發跳。伊透過烏柏葉，看見又矮又胖的趙七爺正從獨木橋上走來，而且穿着寶藍色竹布的長衫。

5 趙七爺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，又是這三十里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；因為有學問，所以又有些遺老的臭味。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評的三國志，時常坐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；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，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。革命以後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，像道士一般；常常歎息說，倘若趙子龍在世，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。七斤嫂眼睛好，早望見今天的趙七爺已經不是道士，卻變成光滑頭皮，烏黑髮頂；伊便知道這一定是皇帝坐了龍庭，而且一定須有辮子，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險。因為趙七爺的這件竹布長衫，輕易是不常穿的，三年以來，只穿過兩次；一次是和他嘔氣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時候，一次是曾經砸爛他酒店的魯大爺死了的時候；現在是第三次了，這一定是承他有慶，承他的仇家有殃了。

七斤嫂記得，兩年前七斤喝醉了酒，曾經罵過趙七爺是「賤胎」，所以這時便立刻

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
 978-0-521-09589-1 - Three Stories  
 Lu Hsun  
 Excerpt  
[More information](#)

「一代不如一代！」九斤老太說。

七斤慢慢地擡起頭來，歎一口氣說，「皇帝坐了憲庭了。」

七斤嫂呆了一刻，忽而恍然大悟的道，「這可好了，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麼！」

七斤又歎一口氣說，「我沒有辮子。」

「皇帝要辮子麼？」

「皇帝要辮子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呢？」七斤嫂有些着急，趕忙的問。

「咸亨酒店裏的人，都說要的。」

10 七斤嫂這時從直覺上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，因為咸亨酒店是消息靈通的所  
 在。伊一轉眼瞥見七斤的光頭，便忍不住動怒，怪他恨他怨他；忽然又絕望起來，裝好一碗  
 飯，揀在七斤的面前道，「還是趕快喫你的飯罷！哭喪着臉，就會長出辮子來麼？」

太陽收盡了他最末的光線了，水面暗暗地回復過涼氣來；土場上一片碗筷聲，人

人家又這麼說了。六斤生下來的時候，不是六斤五兩麼？你家的秤又是私秤，加重稱，十八兩秤；用了準十六，我們的六斤該有七斤多哩。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，也不見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，用的秤也許是十四兩……」

「一代不如一代！」

5 七斤嫂還沒有答話，忽然看見七斤從小巷口轉出，便移了方向，對他嚷道：「你這死屍怎麼這時候纔回來，死到那里去了！不管人家等着你開飯！」

10 七斤雖然住在農村，卻早有些飛黃騰達的意思。從他的祖父到他，三代不捏鋤頭柄了；他也照例的幫人撐着航船，每日一回，早晨從魯鎮進城，傍晚又回到魯鎮，因此很知道些時事：例如什麼地方，雷公劈死了蜈蚣精；什麼地方，閨女生了一個夜叉之類。他在村人裏面的確已經是一名出場人物了。但夏天喫飯不點燈，卻還守着農家習慣，所以回家太遲，是該罵的。

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銅斗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，低着頭，慢慢地走來，坐在矮凳上。六斤也趁勢溜出，坐在他身邊，叫他爹爹。七斤沒有應。

正在大怒。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腳說：

『我活到七十九歲了，活够了，不願意眼見這些敗家相，——還是死的好。立刻就要喫飯了，還喫炒豆子，喫窮了一家子！』

5 伊的曾孫女兒六斤捏着一把豆，正從對面跑來，見這情形，便直奔河邊，藏在烏桕樹後，伸出雙丫角的小頭，大聲說，『這老不死的！』

九斤老太雖然高壽，耳朵卻還不很聾，但也沒有聽到孩子的話，仍舊自己說，『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！』

這村莊的習慣有點特別，女人生下孩子，多喜歡用秤稱了輕重，使用斤數當作小名。九斤老太自從慶祝了五十大壽以後，便漸漸的變了不平家，常說伊年青的時候，天氣沒有現在這般熱，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；總之現在的時世是不對了。何況六斤比伊的曾祖，少了三斤，比伊父親七斤，又少了一斤，這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實例。所以伊又用勁說，『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！』

伊的兒媳七斤嫂，正捧着飯籃走到桌邊，便將飯籃在桌上一摔，憤憤的說，『你老

## 風波

5  
 候了。  
 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土場上潑些水，放下小桌子和矮凳；人知道，這已經是晚飯時候了。  
 臨河的土場上，太陽漸漸的收了他通黃的光線了。場邊靠河的烏柏樹葉，乾巴巴的纏喘過氣來，幾個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飛舞。面河的農家的煙突裏，逐漸減少了炊煙，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土場上潑些水，放下小桌子和矮凳；人知道，這已經是晚飯時候了。

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，搖着大芭蕉扇閒談，孩子飛也似的跑，或者蹲在烏柏樹下賭玩石子。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，熱蓬蓬冒煙。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，文豪見了，大發詩興，說，『無思無慮，這真是田家樂呵！』

但文豪的話有些不合事實，就因為他們沒有聽到九斤老太的話。這時候，九斤老太